

文章编号: 1009-6000(2005)10-0039-05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曹康, 南京大城市与资源学系人文地理
专业博士研究生。



城市规划的源起

——从18世纪到19世纪

Origin of Urban Planning: From 18th Century to 19th Century

曹康

CAO Kang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产生于18世纪末20世纪初,是由西方进入近现代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物质等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时代精神、时代特征会给发生在这一时代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的思维和行动打上时代的烙印,并对后世产生影响。若不分析清楚历史背景,则会陷入“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局面,不能完整地把握和理解西方的规划精神与内涵。

1 思想基础

历史并无一个明确界定的起始点,重大进化的逐步产生一般都深深植根于过去之中,只有偶然几件单一事件被同时代与后来的历史学家看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变革的特定象征。在这些标志性事件中,启蒙运动为现代规划思想的萌生奠定了哲学基础,法国革命则做了政治制度上的准备,工业革命提供了经济与技术上的支持,而城市化准备了研究的本体——城市规划正是为了解决现代城市的问题并创造一个更好的居住、生活、工作环境而产生的一门学科。

1.1 启蒙运动

发端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虽然其思想模式在各个国家不完全相同,有些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甚至相差很大,但拥有三个

共同前提:①整个宇宙可以被充分认识,宇宙由自然而非超自然力量支配;②通过严格使用科学方法可以解决每个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③人类可以被教化,以至获得无止境的改善(勒纳等,1993:616)。这便为后世准备了两个思想前提:其一是科学的研究事物的方法,即理性精神,这也是启蒙时代具有理性时代的别称(Hayes Feissler,1966:15);其二是民主观念,或者说是平等观念、人道主义、公民权利,这也是欧洲近代民主思想的基础,这个传统源自希腊,而启蒙思想家们把这一价值观理论化了,体现在规定了权利的法律决定的公正理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理想,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个人幸福理想之上(阿尔德伯特等,1992:12)。

1.2 法国革命

法国大革命不同于之前历史上发生的一般意义上的暴力革命,它在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史上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它把人的地位和权利提到第一高度和首要位置上,通过暴力推翻君权,建立了这样的信念:绝对权力可以挑战也可以战胜。法国革命并不是孤立事件,在此之前有英国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8世纪末的独立战争,在此之后有意大利与匈牙利的革命、德国的1848年三月革命等等,这些革命宣告欧洲建立

了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新兴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并进一步地建立起欧洲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政治、法律、伦理与价值观念（陈乐民，周弘，1999：172）。

2 社会背景

2.1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开始于17世纪，其成果并不仅在生产与运输领域，它加速了原本十分缓慢的城市化进程，也造成了人们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的转变。这是一场从物质生产层面到社会文化层面的全方位变革。第一，运输业上的巨大变革，人对速度的旧有概念发生转变，生活频率加速，一种新的时空观念逐渐产生（陈乐民，周弘，1999：214）。电报与电话的发明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模式。第二，工业化使大批工厂得以兴建，并且创造了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工厂制度。这是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的雇佣制度，由此带来不同的工作、作息和生活方式。而对女工和童工的雇佣则打破了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模式。这是一种对传统的颠覆。某些城市的女性工人在工会和劳工政治（labor politics）中还具有相当作用（Allmendinger, 2002：217）。这也许是20世纪20年代在世界大范围内兴起的女权主义运动与思想的最早萌芽。第三，工业革命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推上历史舞台，两者对抗的产物，是19世纪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作为缓解社会矛盾措施之一的福利制度与社会保障立法。德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于1883年及1889年实行广泛的社会立法，扩大了德国政府活动的社会范围，其中重要的内容是为工人提供保障。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效仿。这是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国家的重要来源，但是福利

制度又引发了一个道德和心理学上的诘难：福利国家会使受益者堕落，但这已经是20世纪的社会问题了。

2.2 城市化

19世纪的城市化产生了如下变化：（1）城市人口增长。19世纪的欧洲人口增长事实上是自18世纪以来的人口增长的延续，但速度加快了不少且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大于总人口增长，表现出城市化的快速趋向。这包括新兴的工业城市从无到有和原有大城市的人口爆炸式增长。（2）城市结构改变。19世纪见证了工业城市的迅速崛起，居住和就业地点的分离已成为一般状况，离心式的动态增长和城市划分成不同功能分区是这一时期城市经济、社会与物质结构的两大体现，这使得19世纪的城市逐渐变得不同于前工业时期的城市（Sutcliffe, 1981：2）。随着城市结构变化的是城市的范围，一方面是人口的增加，一方面是城市功能的改变。新增的工业生产功能使城市不得不包含大片的工业厂区，造成了城市向外延伸，市区范围的扩大和功能复杂化又刺激了在前工业时代就已存在的土地市场的繁荣。（3）阶级意识兴起。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阶级意识的兴起，人们愈发意识到他们和其他一些人组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团体（阶级），并且与其他团体（阶级）中的成员利益不同甚至对立（勒纳，1993：709）。19世纪见证了中产阶级以前所未有的势力崛起，成为社会的中坚，而工人阶级则作为前者集团利益完全对立的一面与之抗衡。这两者是19世纪迅速崛起、增强、壮大的工业城市中的绝对主流。他们各自与封建时期的贵族与农奴阶级完全不同，又各自发展出不同的阶级意识。

2.3 城市问题及因应之策

19世纪的城市问题主要集中在五个

方面 城市结构、居住条件、公共设施、卫生情况、道德状况。① 城市结构。快速发展和缺乏规划造成城市结构的混乱,尤其是新发展起来的城市 and 老城的工业区 建筑毫无章理 街道狭窄弯曲 这简直成了19世纪城市的特色。② 居住条件。城市居住条件下降和质量恶化与城市人口暴增及贫困有直接关系。工业城市的贫民区是住房问题的集中体现,最大的特点是住房拥挤,缺乏或没有卫浴设施,通风采光条件极差,过度拥挤造成的住房问题在英国许多城市很普遍,而贫困又使人无力改变现状(Hall 2002: 20)进而产生恶性循环。③ 公共设施。19世纪的城市中,从供人们休憩娱乐的园林绿地、文化设施到交通设施和最基本的市政基础设施,都极度匮乏。市政基础设施是使城市有一个干净、整洁、卫生的环境的基础和保证。④ 卫生情况。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导致19世纪工业城市普遍卫生状况不佳,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及恶劣的饮食等都使工人的身体素质下降,容易感染疾病,而高密度和缺乏卫生设施的居住环境又使得流行性疾病易于传播,上下水设施不健全使得由水源污染而引发和传播的疾病(霍乱和伤寒)成为高发和死亡疾病,造成很高的死亡率,城市人口平均寿命很低和城市人口身体状况下降。⑤ 道德状况。城市贫民窟的问题不仅体现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的极端恶劣上,极度的贫困也造成了疫病流行、罪恶横生和道德沦丧。犯罪现象如偷窃和卖淫在这些地区滋生,并蔓延到城市的其他地区(如中产阶级居住区)。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西方国家做了如下探索:① 住房改革。住房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便居民,尤其是城市中下层及产业工人拥有一个舒适、卫生、安全的居住环境。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住

房改革的名号,但各国实质上都在进行这一活动。改革的模式有如下几种,一是控制建筑密度,以控制单位土地面积中住户或人口的数量;二是规定房屋建设标准,包括建筑面积、户型(这一点各国差异较大,一般与住宅的历史传统相关);采光、通风等;此外在房屋的配套设施方面,如卫浴、上下水管道等也做了相应规定。② 公共卫生改良。公共卫生改良运动首先发源于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是政府针对当时城市极差的公共卫生状况及引发的一系列城市问题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而作为政府职责之一的城乡规划正是从这些公共卫生和住房政策发展而来的(Cullingworth, 1985: 1)。改革的目的是建立良好的卫生环境,为此制订了建设细则以控制街道的宽度及建筑物的高度、结构和平面布局,同时还修建了公共供水系统和下水系统、公园及生活福利设施(public amenities)。虽然存在不少不完善的地方,但该运动毕竟往公共性的社会控制这一大方向上迈进了一大步,并且为以后政策法规的制订铺平了道路。③ 城市美化运动。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兴起于19世纪20年代,同样是为了处理因城市生长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它根植于19世纪欧洲宏大的首都中的林荫大道和致敬广场,公开的开端是188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哥伦比亚博览会(Columbian Exposition Levy 2002: 34)。自此城市美化的阵脚转移到美国中西部的商业性大城市中,堪萨斯城、丹佛、西雅图等都是个中翘楚(Wilson, 1989: 69)。这一运动有几个主要元素:公园运动(Park Movement)、城市艺术运动(The Municipal Art Movement)、城市改良协会(Municipal Improvement Association)宏伟城市设计(Grand Civic Design)、Ward, 2002: 35-36)。城市美化运动的核心原则

是城市自身可以激发市民的忠诚感,进而确保融洽的道德秩序,城市的物质环境是其品行端正的象征(Hall 2002a: 46)。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只注重形式而缺乏城市资本主义对功能的需求,因此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Fogelson, 1986)。同时这一运动以昂贵的方式投合城市中上层阶级和城市精英的诉求,而对城市大众考虑甚少,因此是保守主义的改革(Ward 2002: 36)。

3 前期规划实践及理念与影响

19世纪的城市建设大体可分为两种,一个是拆除旧城区,在原址大兴土木,进行宏伟规划,典型例证是奥斯曼的巴黎改建,经历过巴洛克时期城市设计的欧洲城市显然很适应这样的城市建设模式。一时间效仿者众,一个是如分析在经济和人口增长的压力之下,城市建成区范围向外延伸,是为城市扩展,可以说19世纪后半期是城市扩展思想和实践流行的时期。最有名的是塞尔达的巴塞罗那规划,此外还有James Hobrecht的柏林扩展规划,1862 年为德国大部分城市的扩展计划勾勒的模板, Lindhagen 委员会的斯德哥尔摩方案,1866 年,德国的德国建筑师与工程师学会联盟(Verband Deutscher Architekten- und Ingenieurevereine)在1874年制定了城市扩展的样板模式,在之后相当时间内颇具影响。由于欧洲的城市因循中世纪的传统,常修有城墙等防御工事,这使城市范围划定在固定区域内,无法进行延伸,因此城市扩展采取两种方式进行,一个是拆除旧有城墙,一个是修建新的更大范围的城墙,第一种方法的应用更为广泛。而美国与欧洲大陆的传统有所不同,受到英国市民公园运动的影响,运用景观及园林的手法,

美国走上了另外一条改善城市环境与市民生活的城市建设道路。

3.1 奥斯曼与巴黎改建

奥斯曼男爵于1853-1870年间对巴黎进行的改建,被一部分规划史学者认为是现代城市规划的起点(Pinkney,1958; Sutcliffe,1970)。奥斯曼受到拿破仑三世好大喜功思想的影响,也可说是在极权主义传统的作用下,其改建方案的中心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可以描述城市东西和南北交流的“大交叉”(la grande croix é)以及对旧城区的大面积重建。奥斯曼首创性的市政工程(public works)计划使巴黎改建脱离了传统的欧洲城市设计的巢窠,具有现代规划的性质,他也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重要先驱。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其工作的伟大之处在于规划时的顺其自然、因势利导,而不生搬硬套和引入先入为主的布局(沙里宁,1986:107)。但由于没有一个全局性的总体规划,只有一个粗略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添加各个单独方案,因此并未形成综合而系统的方法论和理论(Ward,2002:15)。不过,巴黎的以林荫大道和放射状道路闻名的城市格局,影响仍遍及法国国内、欧洲、北美乃至澳洲的城市,其中法国本土以里昂和马赛两个城市受影响最深。到1867年的Universelle Exposition时,这一规划模式已经遍布欧洲,应用较早的是布鲁塞尔、斯德哥尔摩、伯明翰和罗马,随后在19世纪晚期也不同程度的运用了这一模式(T.Hall,1997)。20世纪之初,巴黎改建的影响扩散到欧洲以外。

3.2 塞尔达与巴塞罗那扩展

塞尔达(Juldefons Cerdà y Sunyer, 1815-1876)于1859年主持了巴塞罗那扩展计划(Barcelona s'Example),同奥斯曼一样,塞尔达也对旧城区(Ciutat Vella)的人口和建筑密度做了限定,并作了许多城市

构想。巴塞罗那扩展规划实质上仍是方格网规划,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塞尔达更多的利用了斜线,丰富了原本简单的棋盘状街区、道路交叉口的形式也变得多样化。在此他所展示的许多规划特质,都与20世纪初的现代城市规划运动中的特点不谋而合。塞尔达还在1867年出版了专著《城市化一般理论》(Teoría General de la Urbanización),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将城市规划理论化的尝试(Ward,2002:16)。书中包含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全面城市规划的理论模型(Sutcliffe,1981:206)。在书中他对城市化(Urbanización)作出了概念性的阐述,它是一系列管理住宅和控制其功能的措施,也是多项原则、学说和规则,利用它们不是要压制、削弱和腐化社会中人们在肉体、道德和精神上的能力,而是要促进它们的发展及提高个人的福利,为大众的福祉做贡献(Lampugnani,1986:63-66)。这一定义已经与20世纪初关于城市规划的界定非常接近了。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塞尔达的思想在西班牙之外影响甚小,虽然最近的规划理论和规划史研究正愈来愈重视他的理论并给予了比历史上更高的评价。

3.3 奥姆斯泰德与景观规划

美国的景观建筑大师奥姆斯泰德(Frederick Law Olmsted, Sr.,1822-1903)与同伴卡尔弗特·沃克斯(Calvert Vaux, 1824-1895)所做的“草坪”规划(Greensward)赢得了1858年纽约中央公园设计竞赛首奖,中央公园设计也成为景观建筑史上里程碑式的设计,更为重要的是,由此而展开的全市性的美国城市公园设计与建设运动,使其成为美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前驱(Sutcliffe,1981; Fogelson, 1986)。在这位大师逐年的设计中,他一步一步的完善了自己的规划理论,并于1870年在波士顿举行的美国社会科学学会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他本人也是发起人之一)的会议上宣读了他的题为《公园与城市扩展》(Public Parks and the Enlargement of Towns)的论文。这是其理论之集大成。他把公园、园道及规划过的住宅小区(或卫星郊区 satellite suburb)等几个概念完全联系在一起,认为一个管理运行良好的城市主要花园(maingarden)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一个发展中心,利用干线可把它与城市建成区及预定规划区连接起来。这些路径最终将导向像里弗赛德郡那样的规划住宅社区。奥姆斯德称之为“开放型城市郊区”。由此他为城市全面发展所做的完整公园计划便构建起来(White, 1988, 97-98)。在论文中他还揭示了城市化与文化进步之间的密切联系,表现在学校、艺术品、组织化和商业化的休闲娱乐、劳动分工、交通的迅速发展、通讯、公用事业、公共卫生和建筑机械化的全面进步上(Wilson, 1988, 113-114)。

结论

自启蒙运动以来的200年时间,无论是思想、经济等历史运动,还是为解决城市问题所做的探索,亦或规划本身的前期实践,都为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提供了从物质到思想、从技术到手段的种种条件,使现代城市规划的产生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在这一时期中萌生的许多观念与理论,都成为日后规划理论的思想来源。这一时期或许不能算在现代规划的发展进程里,却是关键的准备工作阶段,不同于历史时期的现代意义的城市于此时期产生。规划的主体产生了变化,规划也在为自己的诞生做准备,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甚至是学科做准备。

参考文献:

- [1] [美]约翰·E·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西方文明史[M].王觉非,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 [2] Carlton J. H. Hayes, Margaret Faister. Modern Times: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M].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66.
- [3] [法]阿尔德伯特,等.欧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4]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扩张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9.
- [5] Philip Allmendinger. Planning Theory[M]. Hampshire: Palgrave, 2002.
- [6] Anthony Sutcliffe. The Rise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1800-1914. 1981.
- [7] Peter Geoffrey Hall. 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 3r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 [8] J. B. Cullingworth.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in Britain[M]. 9th Edi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5.
- [9] John M. Levy. Contemporary Urban Planning [M]. 5th Edi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2000.
- [10] William H. Wilson. 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1] Stephen Ward. Plann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ity: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World [M]. John Wiley & Sons, 2002.
- [12] RE Fogelson. Planning the Capitalist City: The Colonial Era to the 1920s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3] J. Pinsky. Napoleon III and the Rebuilding of Par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 [14] Anthony Sutcliffe. The Autumn of Central Paris. The Defeat of Town Planning 1850-1970. London: Arnold, 1970.
- [15] [美]伊维尔·沙里宁,顾启源译,吴良镛译.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M].北京: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 [16] T. Hall. Planning Europe's Capital Cities: Aspec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Urban Development [M]. London: Spon, 1997.
- [17] VM Lampugnani. Cerdà's plan or progressive urbanism. In M. Palà and O. Subirós, 1856-1999 Contemporary Barcelona Contemporanea [M]. Paris: Picard/Pavillon de l'Anserel, 1998. 205-215.
- [18] Dana F. White. Chapter 4, Frederick Law Olmsted, the Placemaker[M]. In Daniel Schaffer, ed. Two Centuries of American Planning. London: Marsell Publishing Limited, 1988.
- [19] William H. Wilson. Chapter 5, The Seattle Park System and the Ideal of the City Beautiful[M]. In Daniel Schaffer, ed. Two Centuries of American Planning, 1988.

摘要:

本文探讨了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源头,从18世纪启蒙运动、法国革命直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及城市化,在200年的时间跨度里分析了各项与城市规划之诞生相关的历史事件的特征与影响,以及针对19世纪中叶城市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和前期规划实践,概括出现代城市规划产生的宏观背景。

关键词: 城市规划 起源 历史

Abstract: The article main concerns the origin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There is a discuss of history event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s, in a period of 200 years that are correlative to the birth of planning, from Enlightenment and French Revolution of 18th century,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urbanization of 19th century. Further with urban problems and their tactics, and several cases of original planning practices in 19th century, and thus an overall background of urban planning is formed.

Key word: urban planning; origin; 19th century